

潁上風物紀卷中

邑人高澤生孔霖甫著

紀人

自周迄元為上卷

舊志漢劉伯麟以孝廉除郎中辟司徒掾遷慎令有恩士民數十年思之其墓銘曰忠孝正直高明柔克

隋書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初仕齊為慎縣令隋封濟公贈開府儀同三司卒諡景

北史子蓋傳無慎令字隋書子蓋在齊由縣令遷太守封富陽縣侯入隋改上蔡伯除民部尚書其封濟公言功濟

風物紀卷中

天下無此郡縣也煬帝時敕廬江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斛使謁墳墓宴故老陪宴積翠亭帝親以金盃屬子蓋酒曰良算嘉謨須君後動卽以此盃賜之用為永年之瑞其榮遇如此然嚴酷少恩果於殺戮守東都時楊元感反其所誅殺數萬人討汾陰賊盡焚村塢歸首者悉坑之臨終時見斷頭鬼前後為之厲云

宋史劉渙字凝之筠州高安人志尚高潔精於史學仁宗時登進士由屯田員外郎為潁上令持正不阿忤上官意遂棄去隱於廬山之陽號西欄居士時陳舜俞謫居山南二人並

乘黃犢往來山水間李龍眠繪圖一時傳頌渙作騎牛歌曰
我騎牛君莫笑世閒萬事從吾好歐陽修高其節作廬山高
詩以美之蘇轍稱其冰清玉潔剛廉不擾凜乎非今世之士
黃山谷稱其中剛外和忍窮鐵石其所不顧萬夫不能回其
首亦有拜西礪先生畫像詩張耒謂文學似司馬談遷而談
遷無其風節風節似疏廣受而廣受無其文章朱文公守南
康謂其高懷勁節可以激懦律貪子恕以文學顯爲秘書丞
與司馬溫公同修通鑑

歐陽文忠公廬山高詩

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

風物紀卷中

里巖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爲揚瀾左蠡兮
洪濤巨浪日夕相舂撞雲消風止水鏡淨泊舟登岸而遠
望兮上摩青蒼以晻靄下壓后土之鴻龐試往造乎其間
兮攀緣石磴窺空漭千巖萬壑響松檜懸崖巨石飛滾淙
水聲聒聒亂人耳六月飛雪灑石砭仙翁釋子亦往往而
逢兮吾嘗惡其學幻而言咙但見丹霞翠壁遠近映樓閣
晨鐘暮鼓杳靄羅幡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霧濕
香澗谷時有白鶴飛來雙幽尋遠去不可極便欲絕世遺
紛虯羨君買一作灌田築室老其下插秧盈疇兮釀酒盈缸欲

令浮嵐暖翠千萬狀坐臥常對乎軒窗君懷磊砢有至寶
世俗不辨珉與珏策名爲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寵
榮聲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硃碑
何由降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扛
黃山谷西礪先生騎牛圖 棄官清潁尾買田落星灣身
在菰蒲中名滿天地閒誰能四十年保此清淨退往來澗
谷中神光射牛背

宋史王渙之字彥舟浙江常山人未冠擢高第有司疑年未
及銓格特補武勝軍節度推官時新置學宮以爲杭州教授

風物紀卷中

三

知潁上縣後官至寶文閣直學士朝廷議北伐渙之以疾提
舉明道宮卒年四十五性澹泊不事干進每云乘車常以顛
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
其趨向如此

弘簡錄萬適字縱之宛邱人自號通元子六七歲卽能爲詩
及長喜學問精於道德經與高錫族子冕及韓丕遊唱酬多
警句遁跡嵩山不求仕進淳化中丕爲學士上因召對問卿
早托嵩山當時流輩頗有遺逸否乃以適及楊璞田誥對上
悉合召至闕授適慎縣簿適素強力無恙詔下日忽病勉強

赴謝數日而卒

舊志韓丕薦適托知亳州時而此云爲學士時又適受詔未蒞穎卒而舊志稱其有惠政殊不知何所據也

以上穎官
以下穎賢

史記列傳管仲夷吾穎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小白立爲桓公公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旣用任政於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

風物紀卷中

四

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旣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功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旣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托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寔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亾

下令如濫水之源合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與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以爲福轉敗以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寔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周室桓公寔北伐山戎而管仲因而合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強於諸侯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謂周道衰微桓公旣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

風物紀卷中

五

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其管仲之謂乎左傳莊公八年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禍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管子小匡篇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君欲治國家非臣之所能也其惟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

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
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
桴立於軍門使百姓知勇臣不如也夫管子民之父母也將
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乃使鮑叔請之魯親迎於郊禮
之於廟三酌而問政焉正義曰管夷吾姬姓之後管嚴之子
也索隱曰嚴仲山產敬仲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啟
方啟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
武武產景子耐步耐步產徹凡十代世譜同水經注仲妾名
媯桓公出遊甯戚叩牛角而商歌公使管仲迎之戚曰浩浩

風物紀卷中

六

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媯曰古有白水之詩曰浩浩白水儵
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此甯戚之欲仕也管仲大悅桓
公遂相戚而齊霸

史記甘茂者下蔡人也事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初見秦惠
王王悅使畧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使茂定蜀遂以茂爲
左丞相三年王謂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茂曰
請之魏約以伐韓茂至使人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
王迎茂於息壤茂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今王
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臣羈旅臣也樛里子公孫奭挾韓而

議之王必聽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請與子盟卒使茂伐宐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王召茂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起兵使茂擊之拔宐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卒昭王立楚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甘茂言於王曰楚圍雍氏秦師不下殺韓且南合於楚楚韓合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如伐人之利王乃下師於殽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宐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時公孫奭黨於韓甘茂黨於魏向壽黨於楚楚茂許韓武

風物紀卷中

遂向壽欲取之茂竟言於王以武遂歸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由是怨讒茂茂亾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秦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逃遁無所容跡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振之代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殺塞至鬼谷地形險易皆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圖秦非秦之利也王乃以相印迎之茂不往代說齊湣王曰茂賢人也秦以相印迎之茂德王故不往王何以禮之王乃位茂以上卿秦亦復茂之家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秦聞茂在楚使人入楚求之王問范蠡曰

寡人欲置相於秦甘茂可乎對曰茂誠賢士也然不可相秦秦有賢相非楚之利也王欲置相於秦莫若向壽楚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壽相秦茂竟不得復入卒於魏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始皇使蔡澤於燕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閒之地張唐不願往文信侯難之而未有以強也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出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十二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羅於是見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

風物紀卷中

八

曰不如也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行令治裝行有日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唐先報趙文信侯言之始皇曰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稱疾不肯行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羅羅說王曰王知燕太子丹入質於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

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欲伐趙而廣河間王不如賚臣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合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爲上卿以茂田宅賜之太史公曰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強齊楚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強天下猶趨謀詐哉

後漢書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父世貧賤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

風物紀卷中

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袁閎所未及勞問曰子國有顏子甯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旣觀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生於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

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干頃波
澄之不清滂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
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年四十八卒天下號曰
徵君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
服深遠去疵吝將以道周德全無得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
爲憲隕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
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論著云

詩紀張滂潁上人見杜詩

杜工部甫寄張十二山人滂詩 獨臥嵩陽客三違潁水

風物紀卷中

十

春艱難隨老母慘澹向時人謝氏登山屐陶公漉酒巾羣
兇彌宇宙此物在風塵歷下辭姜被關西得孟隣早通交
契密晚接道滌新靜者心多妙先生藝絕倫草書何太古
詩興不無神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
買堪貧將恐曾防寇深情託所親甯聞倚門夕盡力潔餐
晨疎嬾爲名悞馳驅喪我真索居猶寂寞相遇益愁辛流
轉依邊徼逢迎念席珍時來故舊少亂後別離頻世祖修
高廟文公賞從臣商山猶入楚渭水不離秦存想青龍秘
騎行白鹿馴耕岩非谷口結草卽河濱附後符應驗囊中

藥未陳旅懷殊不愜良覲渺無因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
伸此邦今尙武何處更依仁鼓角凌天籟關山倚月輪官
塲羅鎮磧賊火近洮岷蕭瑟論兵地蒼茫鬪將辰大軍多
處所餘孽尙紛綸高興知籠鳥斯文起獲麟窮秋正搖落
迴首望松筠

舊志元李讓章克讓俱元統間進士李厯官湖廣副使章爲
繁昌令明敏果斷見事風生歸而教授鄉里垂老不倦其隱
見皆有古人之風焉

水經注漢潁陰劉陶爲慎陽長政化大行以病去官童謠
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後漢書劉陶
風物紀卷中

十一

舉季廉除順陽長縣多奸猾陶到官募吏民武勇者於是
攻剽劔客之徒過晏等十餘人皆來應募陶釋其先過使
各結所厚少年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奸宄所發若神此二
說者范史是酈注悞也史記列傳吳王闔廬伐楚夫概也
歸自立闔廬歸擊夫概夫概奔楚楚封夫概於堂谿徐廣
曰在慎縣裴駟曰汝南吳房縣應劭曰堂谿本房子國以
夫概故曰吳房酈矜此二說者應注是徐注誤也漢書黃
憲慎陽人注云南陽有慎陽國流俗書此或作順陽合而
考之經注以順陽爲慎陽史注以慎陽爲順陽皆誤也史
記稱管子潁上人而不言鮑叔向非博洽如赤水潁不失
一偉人哉又稱甘茂下蔡人羅茂孫也舊志甘羅墓在城
東五十里蓋戰國時潁屬下蔡舉下蔡可以該潁今下蔡
不轄潁潁遂得獨有二甘然則潁於鮑叔當收而入之二
甘不當推而出之也後漢書荀淑潁川潁陰人黃憲慎縣
人潁州鄉賢荀黃並祀以漢書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
逆旅之言觀之則淑潁州而憲潁上無疑矣唐張滂詩紀
以爲潁上人杜子美寄之詩此其人必非庸庸者今鄉賢
不祀黃而舊志與黃張並不載乃取漢之管甯史稱僑居

遼東語惟經典不及時事者以爲仲之孫而載之三國志
管甯字幼安北海朱虛人注傅子曰齊相管仲之後昔田
氏有齊而管氏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興有管少卿爲燕
合始家朱虛世有名卿九世而生甯據此則甯之去遼不
自穎往也必推本於始出之穎則晉書甘卓字季思丹陽
人秦丞相茂之後亦當與甯一例入穎而世之稱孔子者
亦可不曰魯人而曰宋人矣有是理哉故並爲之
辨云廣輿記以憲爲汝南人入汝甯府不足據